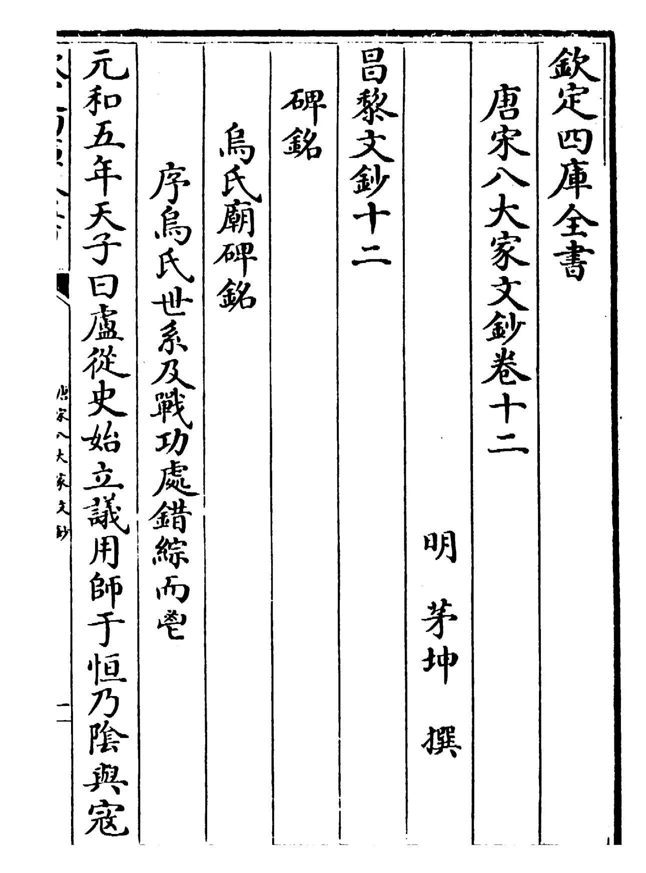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十二

明 茅坤 撰

昌黎文鈔十二

碑銘

烏氏廟碑銘

序烏氏世系及戰功處錯綜而卷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于恒乃陰與寇

連夸謾兊驕出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璀即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譁牙門都將烏公重肩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為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其以廟享即以其年營廟於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既位常伯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

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於第乙巳升于廟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列於姓苑在莒者存在齊有餘枝鳴皆為大夫秦有獲為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夷狄為君長唐初察為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令望為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蒙為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承玼字某其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及武德以來始以武功為名將家開元中

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從戰捺祿走可突于
渤海擾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尚書領所部兵
塞其道塹原累石綿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
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千萬餘黑水室韋以騎五千來屬
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思明復
叛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李光
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封
昌化郡王石嶺軍使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

元十一年二月丁巳薨於華陰告平里年若干即塟于其地二子大夫為長季曰重元為其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于初右武左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屬于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疆墟數備禮登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爰饗其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克對無羞乃惟有人念昔平盧為艱為痒大夫丞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士有息息來覲來齋以饋黍稷

袁氏先廟碑

序袁氏世系千餘年若一線中多荆棘句字不可讀系之以韻似追雅頌

袁公滋既成廟明歲二月自荆南以旌節朝京師留六日得壬子春分率宗親子屬用少牢于三室既事退言曰嗚呼遠哉維世傳德襲訓集余乃令有濟令祭既不薦金石音聲使工歌詩載烈象容其奚以飭稚昧於長久唯敬繫羊豕幸有石如具著先人名跡因爲詩繫之

語下於義其可雖然余不敢必屬篤古而達於詞者遂以命愈愈謝非其人不獲命則謹條袁氏本所以出與其世系里居起周歷漢魏晉拓拔魏周隋入國家以來高曾祖考所以劬躬壽後委祉于公公之所以逢將承應者有槩有詳而綴以詩其語曰周樹舜後陳陳公子有為大夫食國之地袁鄉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别為袁氏春秋世陳常壓於楚與中國相加尤疏袁氏猶班班見可譜常居陽夏陽夏至晉屬陳郡故號陳郡袁

袁氏博士固申儒遏黄唱業於前至司徒安懐德於身袁氏遂大顯連世有人終漢連魏晉分仕南北始居華陰為拓拔魏鴻臚鴻臚諱恭生周梁州刺史新縣孝侯諱顗孝侯生隋左衛大將軍諱温去官居華陰武德九年以大耋薨始葬華州左衛生南州刺史諱士政南州生當陽令諱倫於公為曽祖當陽生朝散大夫石州司馬諱知玄司馬生贈工部尚書咸寧令諱雎是為皇考袁氏舊族而當陽以通經為儒位止縣令石州用春秋

持身治事爲州司馬以終咸寧備學而貫以一文武隨用謀行功從出入有立不爵于朝比三世宜達而室歸成後人數當于公公惟曾大父大父皇考比三世存不大夫食殁祭在子孫唯將相能致備物世彌遠禮則益不及在慎德行業治圖功載名以待上可無細大無敢不敬畏無早夜無敢不思成于家進于外以立于朝自侍御史歷工部員外郎祠部郎中諫議大夫尚書右丞華州剌史金吾大將軍由卑而鉅莫不官稱遂爲宰相

以贊辯章仍持節將蜀滑襄荆畧苞河山秩登祿富以
有廟祀具如其志又垂顯刻以教無忘可謂大孝詩曰
衮自陳分初尚蹇連越秦造漢博士發論司徒任德忍
不錮人收功厥後五公重尊晉士于南來處華下鴻臚
孝侯用適操捨南州勤治取最不懈當陽駞經唯義之
畏石州烈烈學專春秋懿哉咸寧不名一休趨難避成
與時泛浮是生孝子天子之宰出把將符犀州承楷數
以立廟祿以備器由曾及考同堂異置柏版松楹其筵

肆肆維來之廟孝孫之為順勢即宜以諏以龜以平其巇屋牆持持孝孫來享來拜廟庭陟堂進室親登籩鉶肩臑胉骼其樽玄清降登受胙于慶爾成維曾維祖維考之施于汝孝嗣以報以祇凡我有令非本曷思刻詩牲繫維以告之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按田弘正本傳世多臣順大節昌黎公特檃括其以六州還朝廷一事而頌美之詞特詳銘中

甚得體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吉甫丞相絳召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惟弘正銜訓事嗣朝夕不怠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丕功維父子繼忠孝予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臣愈承命悸恐明日詣東上閤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

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為駉駜泮閟之詩使聲
于其廟以假魯陵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
我國家蓋寵銘之所以休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
隷太史奉明命其何以辭謹案魏博節度使銀青光禄
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
沂國公田弘正北平盧龍人故為魏博諸將忠孝畏慎
田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弘正於
其家使領軍事弘正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

廷悉除河北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為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洲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立廟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曰

唐繼古帝海外受制狎于大寧燕盜以驚羣黨相維河北失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日舒咸順指令業業魏土嬰兒戲兵吏戎愁毒莫保腰頸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吁謀奔趨來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明束縛弓戈

考按度程提壃籍户來復邦經帝欽良臣曰維錫予嗟我六州始復古初告慶于宗以降命書旌節有韜豹尾神旗纛兆戟纛以長魏師田侯稽首臣愚不肖迨兹有成祖考之教帝曰俞哉維汝忠孝予思乃父追秩夏卿妣德娠賢梁國是榮田侯作廟相方視阯見于蓍龜祖考咸喜曁曁田侯兩有文武訖其外庸可作叙輔咨汝田侯勿亟勿遲覲饗式時爾祖爾思

柳州羅池廟碑

予覽昌黎碑柳州不書柳州德政之可載載其
死而為神一節似狎而少莊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動
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兹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
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
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
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
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

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為隷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常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

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于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黄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

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猨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秔稌充羡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唐故相權國公墓碑

直叙中多句字生蹇處銘可誦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間國也周衰入楚為權氏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畧陽苻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丘公翼者有大臣之言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為唐上庸太守荆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烈平涼曾孫諱倕贈尚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卒官羽林軍録事叅軍於公為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臯以忠孝致大名去官累以官徵不起追謚貞孝是實生

公公在相位三年其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鎮山南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謚文公公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為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譏排姦倖與陽城為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為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薦士

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舉進士明經在得人不以員拘轉戶兵三曹侍郎太子賓客復為兵部遷太常卿天下愈推為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為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寛大以幾教化多所助與維匡調娯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為聲章因善與賢不矜主已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都東方諸帥有利病不

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復拜太常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為三十編舉可長用其在山南河南勤于選付治以和簡人以寧便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于洋之白草奏至天子痌傷為之不御朝郎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屬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已與有無忌嫉者于頓坐子殺人失位自囚親戚莫敢過門省顧朝莫敢言者公

將留守東都為上言曰頔之罪既貫不竟宜因賜寬詔
上曰然公為吾行諭之頔以不憂死前後考第進士及
庭所策試士踵相躡為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
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
書不觀公既以能為文辭擅聲於朝多銘卿大夫功德
然其為家不視簿書未嘗問有亡費不偫餘公娶清河
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為名臣既葬其子監察御
史璩纍然服喪來有請乃作銘文曰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滅楚徙秦嬴劉之間甘泉始侯以及安丘詆訶浮屠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爵位豈多半塗以稅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為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流連六官出入屏毗無黨無讐舉世莫疵人所憚為公勇為之其所競馳公絕不窺孰克知之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唐荊川曰平敘多用虛說

榮陽鄭公神道碑

河東節度使贈尚書右僕射鄭公葬在滎陽索上元和八年六月庚子太史尚書比部郎中護軍韓愈刻其墓碑曰司馬氏遷江南有鄭谿者仕慕容垂國為其太子少保其孫簡當拓拔魏為滎陽太守後簡者號其族為南祖南祖之鄭入唐有為利之景谷令者曰嘉範於公為曾祖是生撫俗為泗之徐城令徐城生公之父曰洪卒官涼之户曹參軍公諱儋少依母家隴西李氏舉止

異凡兒其舅吏部侍郎季卿謂其必能再立鄭氏稍長能自課學明左氏春秋以進士選為太原參軍事對直言策拜京兆髙陵尉考府之進士能第上下以實不姦樊僕射澤以襄陽兵戰淮西公以參謀留府能任後事戶曹殯于涼涼地入西戎自景谷徐城三世皆未還滎陽葬公解官舉五喪為三墓葬索東徐城墓無表公能幼長哀慼心求不置以得舊人指告其處其後為大理丞太常博士遷起居郎尚書司封吏部二郎中能官舉

其名德宗晚節儲將於其軍以公為河東軍司馬能以無心處嫌間卒用有就貞元十六年將說死即詔授司馬節節度河東軍除其官為工部尚書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守公之為司馬用寛廉平正得吏士心及昇大帥持是道不變部將有因貴人求要職者公不用用老而有功無勢而遠者削四鄰之交賂省姱嬉之大燕挍講民事施罷不竢日用能以十月成政氓征就寛軍給以饒十七年疾廢朝夕八月庚戌薨享年六十一

天子為之不能臨朝者三日贈尚書右僕射即以其年十月辛卯葬索上疾比薨醫問交道比葬弔贈賜使者相及凡河東軍之士與太原之氓吏及旁九郡百邑之鰥寡外夷狄之統於府者聞公之薨皆哭曰吾其如何公與賔客朋遊飲酒必極醉投壺博奕窮日夜若樂而不厭者平居簾閣據几終日不知有人別自號白雲翁名人魁士鮮不與善好樂後進及門接引皆有恩意始娶范陽盧氏女生仁本仁約仁載皆有文行二季舉進

士皆早死仁本為後子獨存不樂舉選年三十餘始佐河陽軍後娶趙郡李氏生三女二夫人凡三男五女長女嫁遼東李繁繁亦名臣子有才學遺命二夫人各别為墓不合葬系曰

士常患埶卑不能推功德及人常患貧無以奉所欲得若鄭公者勤一生以得其位而曾不得須臾有焉雖然觀其所既立其可知已嗚呼哀哉

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者為姬姓春秋時王子成父敗狄有功因賜氏厥後世居太原至東漢隱士烈博士徵不就居祁縣因號所居鄉為君子公其君子鄉人也魏晉涉隋世有名人國朝大王父玄暕歷御史屬三院止尚書郎生景肅守三郡終傅涼王生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吏部尚書公尚書之第某子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母夫人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譽藹鬱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輩行願為交貞元初射策拜左

拾遺與陽城合遏裴延齡不得為相德宗初怏怏無奈久而嘉之其後入閣德宗顧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其也果然月餘特改右補闕遷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在禮部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在考功吏部提約明故吏無以欺同列有恃恩自得者衆皆媚承公嫉其為人不直視由此貶連州司户移夔州司馬又移荆南因佐其節度事為參謀得五品服放跡在外積四年元和初收拾俊賢徵拜吏部員外郎未幾為職方郎中知制

誥友人得罪斥逐後其家親知過門縮頸不敢視公獨省問為計度論議直其寃由是出為峽州刺史轉廬州未至丁母夫人憂服除又為婺州時疫旱甚人死亡且盡公至多方救活天遂雨疫定比數年里閭完復制使出巡人填道迎顯公德事具聞就加金紫轉蘇州變其屋居以絶火延隄松江路害絶阻滯秋夏賦調自為書與人以期吏無及門而集政成為天下守之最天子曰王其之文可思最宜為誥有古風豈可久以吏事役之

復拜中書舍人既至京師儕流無在者視同列皆邈然少年益自悲而謂人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間哉上若未弃臣宜用所長在外久周知俗之利病俾治之當不自愧宰相以聞遂得觀察江南西道奏罷榷酤錢九千萬軍息之無巳掌吏壞産猶不釋囚之公至脫械不問人遭水旱賦窘公曰我且減燕樂絶他用錢可足乎遂以代之罷軍之息錢禁浮屠誑誘壞其舍以葺公宇三年法大成錢餘於庫粟餘於廩人享于田廬謳謡於道

逯天子復思且徵以代虛吏部左丞位以待之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薨於洪州年六十二上哀慟輟朝贈左散騎常侍其日歸葬於其處其既以公之德刻而藏之墓矣子初又請以詩揭之詞曰

生人之治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近昧陋道由是堙有志其本而泥古陳當用而迂乖戾不伸較是二者其過也均有美王公志儒之本達士之經秩秩而積涵涵而停韡韡為華英不矜不盈孰播其馨孰發其明

介然而居士友以傾敷文帝階擢列侍從以忠遠名有直有諷辨遏堅壁巨邪不用秀出班行乃動帝目帝省竭心恩顧日渥翔于郎署騫于禁密發帝之令簡古而蔚不比于權以直友宄敲撼挫揠竟遭斥奔久淹于外歷守大藩所至極思必悉利病萎枯以膏燠暍以醒坦之敝之必絕其徑浚之澄之使安其泳帝思其文復命掌誥公潛謂人此職宜少宣無凋郡庸以自效上藉其實俾統於洪逋滯攸除姦訛革風祛蔽於目釋負于躬

方乎所部禁絶浮屠風雨順易秔稻盈疇人得其所乃恬乃謳化成有代思以息勞虛位而竢奄忽滔滔維德維績志于斯石日遠彌髙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此篇大畧類傳而中多險棘句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為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葢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為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

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為鉅人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為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為宣武軍帥有汴宋亳頴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偘偘自將不縱為子弟華靡遨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甞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自以

為不及司徒卒去為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為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為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為宣武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衆果大悅便之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嗝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

入會諸軍孼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
自吾舅殁五亂於汴者吾苗薅而髪櫛之幾盡然不一
揃刈不足令震駴命劉鍔以其卒三百人待命于門數
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為功并斬之以狥血流波道自是
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讙呶叫號于城郭者
李師古作言起事屯兵于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
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邪有以相待無為空言滑帥
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

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鞾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

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
輿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於是以公為侍中而以公武
為鄜坊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
克之遂進廹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
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
為仁臣為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
匹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廐錢以貫
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

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紛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
斂且給恒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
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
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令天子即位公爲冢宰又除
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
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于永崇里第年五
十八天子爲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其葬物有司
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少陵

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子男二人長曰肅元其官次曰公武其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為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為己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謗以間梁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為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

自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于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為比公之為治嚴不為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不為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為輕重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猘將得其人衆乃一愒其人為誰韓

姓許公磔其梟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
元孫命正我宇公為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壖溢連為
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為帝督姦察其嚬呻
與其睨眴左顧失視右顧而跽蔡先郫鉏三年而墟槁
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陪孰扶天施不留其討
不逋許公預馬其賚何如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
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
將則是已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

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扳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

通篇述書

少府監胡公者諱珦字潤博年七十九以官卒明年八月十四日葬京兆奉先夫人天水趙氏祔焉其子逞迺巡遇述遷造與公壻廣文博士吳郡張籍以公之族出

行治歷官壽年為書使人自京師南走八千里至閩南兩越之界上請為公銘刻之墓碑於潮州刺史韓愈曰胡姓本出安定後徙清河於今為宗城屬貝州大父諱秀武后時以文材徵為麟臺正字父宰臣用進士卒官平陽冀氏令贈潭州大都督公早孤能自勸學立節槩非其身力不以衣食凡一試進士二即吏部選皆以文章占上第樂為儉勤自刻削不干人以矯時弊及為富平尉一府稱其斷决建中四年侍郎趙贊為度支使薦

公為監察御史主餽給渭橋以東軍洗手奉職不以一錢假人贓平有司考别羣吏多坐貶死獨公以清苦能檢飭無漏失遷河南倉曹魏公賈䏌以節鎮鄭滑以公佐觀察事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以剛直齟齬不阿忤權貴除獻陵令居陵下七年市置田宅務種樹為業以自給教授子弟貞元十一年吏部大選以公考選人藝學以勞遷奉先令以治辦遷尚書膳部郎中改坊州刺史州經亂無孔子廟公至則命築宫造祭器率博士生

講讀以時如法以祠人吏聚觀歎息遷舒州刺史州歲
大熟麥一莖數穗閭里歌舞之考功以聞遷尚書駕部
郎中數以事犯尚書李巽巽時主鹽鐵事富驕恃埶以
語丞相由是退公為鳳翔少尹巽死遷少大理改少詹
事元和十二年朝廷以公年老能自祗力事職不懈可
嘉拜少府監兼知內中尚明年以病卒公始以進士孤
身旅長安致官九卿為大家七子皆有學守女嫁名人
年幾八十堅悍不衰事可傳載可謂成德銘曰

朅朅胡公既果以方挾藝射科每發如望人求於人我已爲之自始訖終不降色辭因官立事隨有可載發跡飽軍遭讒府介去居陵下爲吏爲隱坊餙之政于玆有蘄守官駕部名昇已屈躋于少府甚宜秩物不配其有君子恥之少府古卿公優止之刻文碑石以顯公行維公後人無怠嗣慶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十二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十三

明 茅坤 撰

昌黎文鈔十三

墓誌銘

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劉昌裔為人多倜儻濬宕而公之文亦稱

公諱昌裔字光後本彭城人曾大父諱承慶朔州刺史

大父巨敖好讀老子莊周書為太原晉陽令再世宦北方樂其土俗遂著籍太原之陽曲曰自我為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父訟贈右散騎常侍公少好學間始為兒時重遲不戲恒若有所思念計畫及壯自試以開吐蕃說干邊將不售入三蜀從道士遊久之蜀人苦楊琳寇掠公單船往說琳感欷雖不即降約其徒不得為虐琳降公常隨琳不去琳死脫身亡沉浮河朔之間建中中曲環招起之為環檄李納指擿切刻納悔恐動心恒魏

皆疑惑氣懈環封奏其本德宗稱焉環之會下濮州戰
白塔救寧陵襄邑擊李希烈陳州城下公常在軍間環
領陳許軍公因為陳許從事以前後功勞累遷檢校兵
部郎中御史中丞營田副使吳少誠乘環喪引兵叩城
留後上官說咨公以城守所以能擒誅叛將為抗拒令
敵人不得其便圍解拜陳州刺史韓全義敗引軍走陳
州求入保公自城上揖謝全義曰公受命詣蔡何為來
陳公無恐賊必不敢至我城下明日領步騎十餘抵全

義營全義驚喜迎拜歎息殊不敢以不見舍望公改授陳許軍司馬上官説死拜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代説為節度使命界上吏不得犯蔡州人曰俱天子人奚為相傷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曰妄稱彼人公宜自治之少誠慚其軍亦禁界上暴者兩界耕桑交跡吏不何問封彭城郡開國公就拜尚書右僕射元和七年得疾視政不時八年五月涌水出他界過其地防穿不補沒邑屋流殺居人拜疏請去職即罷詔還京師

即其日與使者俱西大熱旦暮馳不息疾大發左右手轡
止之公不肯曰吾恐不得生謝天子上益遣使者勞問勅
無亟行至則不得朝矣天子以爲恭即其家拜檢校左僕
射右龍武軍統軍知軍事十一月某甲子薨年六十二上爲
之一日不視朝贈潞州大都督命郎弔其家明年某月某
甲子葬河南某縣某鄉某原公不好音聲不大爲居宅於
諸帥中獨然夫人邠國夫人武功蘇氏子四人嗣子光祿
主簿縱學於樊宗師士大夫多稱之長子元一朴直忠厚

使弓馬為淮南軍衙門將次子景陽景長皆舉進士㚖得日相與選使者哭拜階上使來乞銘銘曰

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侯公維德不爽我銘不亡後人之慶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

直叙持大體

公諱惟簡字其司空平章事贈太傅之子太傅初姓張氏肅宗時舉恒趙深冀易定六州戰卒五萬人馬五千

匹以歸聽命天子嘉之賜姓曰李更其名寶臣立其軍號之曰成德由是姓李氏太傅莬公兄弟讓嗣公竟棄其家自歸京師及兄死家覆有司設防守德宗如奉天守卒出公即馳歸與母韓國夫人鄭氏拜訣屬家徒隨走所幸道與賊遇七鬬乃至有功遷太子諭德加御史中丞從幸梁州天黑失道識焦中人聲得見德宗于盩厔西上曰卿有母可隨我耶曰臣以死從衛及幸還錄功封武安郡王號元從功臣圖其形御閣而以神威將

軍居北軍衛久乃加御史大夫丁韓國憂去官累遷神威大將軍加工刑二曹尚書天威統軍又改户部尚書金吾大將軍有長上萬國俊若以軍勢奪興平人地吏憚莫敢治及公為金吾興平人曰久聞李將軍為人公平庶能直吾屈即齎縣牒來見公發視立杖國俊廢之以地還興平人聞者無不稱歎於是天子以公材果可任用治人將兵無所不宜元和六年即以公為鳳翔隴州節度使户部尚書兼鳳翔尹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

朝夕相伺更入攻抄人吏不得息公以為國家於夷狄
當用長筭邊將當承上旨謹條教蓄財穀完吏農力以
俟不宜規小利起事盜恩禁不得妄入其地益市耕牛
鑄鎛鈐鉏斸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丁壯興勵歲增田
數十萬畝連八歲五種俱熟公私有餘販者負入褒斜
船循渭而下首尾相繼不絶十三年公與忠武軍節度
使司空光顔邠寧節度使尚書釗俱來朝上為之燕三
殿張百戲公卿侍臣咸與既事勅還公因進曰臣幸得

宿衛四十餘年今年老斥外任不勝慕戀願得死輦下
天子加慰遣焉還鎮告疾其夏五月戊子薨年五十五
訃至上悼愴罷朝遣郎中臨弔贈尚書左僕射以其年
十一月丙申葬萬年鳳棲原夫人博陵郡崔氏河陽尉
鎬之孫大理評事可觀之女賢有法度公有四子長曰
元孫三原尉次曰元質彭之濛陽尉曰元立興平尉曰
元本河南參軍皆愿敏好善元立元本皆崔氏出葬得
日嗣子元立與其昆弟四人請銘於韓氏曰先人嘗有

託於夫子也愈曰太傅功在史氏記僕射以孤童囚覊京師卒能以忠為節自顯取爵位立名績使天下拭目觀父母與榮焉既忠又孝法宜銘銘曰

太傅之顯自其躬興僕射童覊孰與之朋遭國之難以節自發致其勤艱以復考烈孝由忠立爵名隨之銘此玄石維昧之貽

太原王公墓誌銘

明法

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户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為峽州刺史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為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丞相聞問語驗即除

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榷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又罷軍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又出庫錢二千萬以丐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為僧道士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象以其誑丐漁利奪編人之產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朝廷選公卿於外將徵以為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為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相弔

以四年二月某日葬于河南某縣先塋之側公之為拾遺朝退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邪是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為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収拾故遭讒而貶在制誥盡力直友人之屈不以權臣為意又被讒而出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户口亡十七八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公所至輙先求人利害

廢置所宜閉閣草奏又具爲科條與人吏約事備一旦
張下民無不抃呌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便公
所爲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曾祖諱玄暕
比部員外郎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襄鄧等州防
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
海郡太君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弘泰復泂
初進士及第哲文學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壻劉仁師高
陵令次女壻李行脩尚書刑部員外郎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愛人盡已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墓之有石我最其迹萬世之藏

唐故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誌銘

直叙然中有諷刺與稱美處不爽尺寸

公諱道古字某曹成王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王曹絕輒復封五世而至成王成王諱皐有功建中貞元間以多才能能行賞誅為名至今追數當時內外文武大臣

成王必在其間公以進士舉及第獻文輿三十卷拜校書郎集賢學士四遷至宗正丞憲宗即位選擢宗室遷尚書司門員外郎以選為利隨唐睦州刺史遷少宗正元和九年以御史中丞持節鎮黔中十一年來朝遷鎮鄂州以鄂岳道兵會平淮西以功加御史大夫十三年徵拜宗正轉左金吾上即位以先朝時嘗信妄人柳泌能燒水銀為不死藥薦之泌以故起閭閻氓為刺史不效貶循州司馬其年九月三日以疾卒于貶所年五十

三長慶元年詔曰左降而死者還其官以葬遂以其年某月日葬于東都某縣公三娶元配韋氏諱脩脩生子紘紘為進士學女貢嫁崔氏夫人隋雍州牧鄖公叔裕五世孫父士佺蓬山令次配崔氏諱葯生綽紹綰女會嫁鄭氏季妣夫人父昭嘗為京兆尹今夫人韋氏無子父光憲光禄卿其葬用古今禮以元配韋氏夫人祔而葬次配崔氏夫人於其域異其墓公宗室子生而貴富能學問以中科取名善自傾下以交豪傑身死賣宅以葬

銘曰

太支於今其尚有封當公弟兄未續又亡其遷于南年及始衰誰黜不復而以喪歸海豐彌彌萬里于幾載其始終以哀表之

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誌銘

整絜

公諱溪字惟深丞相贈太師隴西恭惠公第二子十九

歲明兩經擭第有司沈厚精敏未嘗有子弟之過賓接門下推舉人士侍側無虛口退而見其人淡若與之無情者太師賢而愛之父子間自為知已諸子雖賢莫敢望之太師累踐大官臻宰相致平治終始以禮號稱名臣晨昏之助葢有賴云太師之平汴州年考益高挈持維綱鋤削荒纇納之太和而已其囊篋細碎無所遺漏緊公之功上介尚書左僕射陸公長源齒差太師標望絶人聞其所為每稱舉以戒其子楊凝孟叔度以材德

顯名朝廷及來佐幕府詣門請交屏所挾爲太師蕘始
以祕書郎選參軍京兆府法曹日伏階下與大尹爭是
非大尹屢黜已見歲中奏爲司録參軍與一府政以能
拜尚書度支員外郎遷倉部郎中萬年令兵誅恒州改
度支郎中攝御史中丞爲糧料使兵罷遷商州刺史糧料
吏有忿爭相牽告者事及於公因徵下御史獄公不與
吏辨一皆引伏受垢除名徙封州元和六年五月十二
日死湘中年四十九明年立皇太子有赦令許歸葬其

子居中始奉喪歸元和八年十一月甲寅葬於河南河南縣萬安山下太師墓左夫人鄭氏祔公凡再娶皆鄭氏女生六子四男二女長曰全正惠而早死次曰居中好學善為詩張籍稱之次曰從直曰居敬尚小長女嫁吳郡陸暢其季女後夫人之子公之母弟全素孝慈友弟公坐事棄同官令歸公歿比葬三年哭泣如始喪者大臣高其行白為太子舍人將葬舍人與其季弟瀰問銘於太史氏韓愈愈則為之銘辭曰

物以久弊或以轢毀考致要歸孰有彼此由我者吾不我者天斯而以然其誰使然

唐故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

典實

公諱戎字元夫其上祖懿為晉安西將軍寶始居河東公之四世祖嗣汾陰公諱德儒為隋襄城郡書佐以卒襄城有子二人皆貴其後皆蕃以大而其季尤盛官至邠州刺史邠州諱寶胤有子九人皆有名位其最季諱

綝為河南令以卒河南有子四人其長諱同卒官湖州長史贈刑部尚書尚書娶吳郡陸景融女有子五人皆有名蹟其達者四人公於倫次為中子仁孝慈愛忠厚而好學不應徵舉沈浮閭巷間不以事自累為常州刺史李衡遷江西觀察使曰州客至多莫賢元夫吾得與之俱足矣即署公府中職公不辭讓年四十餘始脫褐衣為吏衡遷給事中齊映自桂州以故相代衡為江西公因留佐映治映卒湖南使李巽福建使柳冕交表

奏公自佐詔以公與晃在晃府累遷殿中侍御史晃使公攝泉州晃文書所條下有不可者公輙正之晃惡其異於已懷之未發也遇馬總以鄭滑府佐忤中貴人貶為泉州别駕晃意欲除總附上意為事使公按置其罪公歎曰公乃以是待我我始不顧仕者正為此耳不許晃遂大怒因公於浮圖寺而致總獄事聞遠近值晃亦病且死不得已俱釋之晃死後使至奏公自副又副使事於浙東府轉侍御史元和四年徵拜尚書刑部員外

郎遷河南令歷衢湖常三州刺史所至以廉貞寬大為稱朝廷嘉之某年拜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至則悉除去煩弊儉出薄入以致和富部刺史得自為治無所牽制四境之内竟歲無一事公篤於恩義盡用其禄以周親舊之急有餘頒施之内外親無疎遠皆家歸之疾病去官長慶元年九月庚申至於蘇州以卒春秋七十五奏至天子為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使臨弔祭之士大夫多相弔者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于河

南偃師先人之兆次以韋氏夫人祔公凡再娶先夫人京兆韋氏後夫人趙郡李氏皆先卒子男二人曰沂曰洽長生九歲而幼七歲矣女四人皆已嫁愈既與公諸昆弟善又嘗代公令河南公之葬也故公弟集賢殿學士尚書刑部侍郎放屬余以銘其文曰

薛氏近世莫盛公門公倫五人咸有顯聞公之初志不以事累僶俛以隨亦貴於位無怨無惡中以自寶不能百年曷足為壽公宜有後有二稚子其祐成之公食廟

祀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碎而寄

公諱丹字某姓韋氏六世祖孝寛仕周有功以公開號
於鄖鄖公之子孫世為大官惟公之父政卒䧁縣丞贈
虢州刺史公既孤以甥孫從太師魯公真卿學太師愛
之舉明經第選授峽州遠安令以讓其庶兄入紫閣山
事從父熊通五經登科歷校書郎咸陽尉佐邠寧軍自

監察御史為殿中侍御史徵拜太子舍人益有名遷起
居郎吳少誠襲許州拜河陽行軍司馬未行少誠死改
駕部員外郎新羅國君死公以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
紫衣金魚往弔立其嗣故事使外國者常賜州縣官十
員使以名上以便其私號私覿官公將行曰吾天子吏
使海外國不足於資宜上請安有賣官以受錢邪即具
疏所以上以為賢命有司與其費至鄆州會新羅告所
當立君死還拜容州刺史容管經畧招討使始城容州

周十三里置屯田二十四所化大行詔加太中大夫順宗嗣位拜河南少尹行未至拜鄭滑行軍司馬始至襄陽詔拜諫議大夫既至日言事不阿權臣謇然有直名遂號為才臣劉闢反圍梓州詔以公為東川節度使御史大夫公行至漢中上疏言梓州在圍間守方盡力不可易將徵還入議蜀事劉闢去梓州因以梓州讓高崇文拜晉慈隰等州觀察防禦使自扶風縣男進封武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將行上言臣所治三州非要害

地不足張職爲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便上以爲忠一歲拜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以晉慈隰屬河東公既至則計口受俸錢委其餘於官罷八州無事之食者以聚其財始教人爲瓦屋取材於山召陶工教人陶聚材瓦於場度其費以爲估不取贏利凡取材瓦於官業定而受其償從令者免其賦之半逃未復者官與爲之貧不能者畀之財載食與漿親往勸之爲瓦屋萬三千七百爲重屋四千七百民無火憂暑濕則乘其高別命

置南北市營諸軍歳旱種不入土募人就功厚與之直而給其食業成人不病饑為長衢南北夾兩營東西七里人去漂污氣益蘇復作南昌縣徙廨于高地因其廢倉大屋馬以不連死明年築提扞江長十二里疏為斗門以走潦水公去位之明年江水平提老幼泣而思曰無此提吾屍其流入海矣灌陂塘五百九十八得田萬二千頃凡為民去害興利若嗜慾居三年於江西八州無遺便其大如是其細可畧也卒有違令當死者公不

果於誅杖而遣之去上書告公所為不法若干條朝廷
方勇於治且以為公名才能臣治功聞天下不辨則受
垢詔罷官留江西待辨使未至月餘公以疾薨使至辨
凡卒所告事若干條皆無絲毫實詔笞卒百流嶺南公
能益明春秋五十八薨於元和五年八月六日公好施
與家無剩財自校書郎至為觀察使擁吏卒前走七州
刺史與賓客處如布衣時自持甲一不易娶清河崔氏
故丈江令諷之女某官某之孫有子曰寘年十五明經

及第嗣其家業後夫人蘭陵蕭氏中書令華之孫殿中侍御史恒之女皆先公終有女一人凡公男若干人女若干人明年七月壬寅從葬萬年縣少陵原將葬其從事東平呂宗禮與其子寘謀曰我公宜得直而不華者銘傳於後固不朽矣寘來請銘銘曰

武陽受業始於太師以官讓兄自侍不疑勤于紫閤取益以卑可謂有源卒用無疵慊慊為人矯矯為官爰及江西功德具完名聲之下獨處為難辯而益明仇者所

歎碑于墓前維昭美故納銘墓中以識公墓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十四至十六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吉士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張德燾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十四

明 茅坤 撰

昌黎文鈔十四

墓誌銘

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

誌中無他述獨指採藥者黃金一事文旨自澹宕

雋永

君諱某字某中書舍人御史中丞諱某之子贈太子洗馬諱某之孫家世習儒學詞章昆弟三人俱傳父祖業從進士舉君獨不與俗為事樂弛置自便父中丞薨既三年與其弟中行別曰若既克自敬勤及先人存趾美進士績聞成宗唯服任遂功為孝子在不怠我恨已不及假令今得不足自貰我聞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他奇藥爊為黄金可餌以不死今於若丐我我即去遂踰嶺阸南出藥貴不可得以干容帥帥且曰若能從事於我

可一日具許之得藥試如方不效曰方良是我治之未至耳留三年藥終不能為黄金而佐帥政成以功再遷監察御史帥遷于桂從之帥坐事免君攝其治歷三時夷人稱便新帥將奏功君捨去南海馬大夫使謂君曰幸尚可成兩濟其利君雖益厭然不能無萬一冀至南海未幾竟死年五十三子曰某元和十年十二月某日葬河南某縣某鄉某村祔先塋於時中行為尚書兵部郎號名人而與余善請銘銘曰

嗟惟君篤所信要無有弊精神以棄餘胃於人脫外累自貴珍訊來世述墓文

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語多跌宕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戣字君嚴事唐為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為禮部尚書禄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曰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敢要君吾年至一宜去吾為

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為二宜去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面歎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明日奏疏曰臣與孔戣同在南省數與相見戣為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

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權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為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下邽令笞外按小兒繫御

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邽令而以華州刺史爲大理
卿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約
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
泊步有下碇之稅始至有閱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
隸公皆罷之絕海之商有死于吾地者官藏其貨滿三
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
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算遠近厚守宰俸而嚴
其法嶺南以口爲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爲奴公一禁

之有隨公吏得無名兒畜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山谷諸黃世自聚為豪觀吏厚薄緩急或叛或從容桂二管利其虜掠請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指取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黃為類向意助之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為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遂斂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籍死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

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陽旻皆無功數月自死嶺南囂然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為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唯公歲常自行官吏刻石為詩美之十五年遷尚書吏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為尚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父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

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温質四門博士遵儒遵憲温裕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截戡戩戣公於次為第二公之薨戩自湖南入為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戩與公子葬公于河南河陰廣武原先公僕射墓之左銘曰

孔世卅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寡笑與言其尚類也莫與之倫德則多有請考于文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簡而法

君諱洪字濬川其先姓烏石蘭九代祖猛始從拓拔氏入夏居河南遂去烏與蘭獨姓石氏而官號大司空後七世至行褒官至易州刺史於君為曾祖易州生婺州金華令諱懷一卒葬洛陽北山金華生君之考諱平為太子家令葬金華墓東而尚書水部郎劉復為之銘君生七年喪其母九年而喪其父能力學行去黄州録事參軍則不仕而退處東都洛上十餘年行益修學益進

交游益附聲號聞四海故相國鄭公餘慶留守東都上言洪可付史筆李建拜御史崔周禎為補闕皆舉以讓宣歙池之使與浙東使交牒署君從事河陽節度烏大夫重胤間以幣先走廬下故為河陽得佐河陽軍吏治民寬考功奏從事考君獨於天下為第一元和六年詔下河南徵拜京兆昭應尉校理集賢御書明年六月甲午疾卒年四十二娶彭城劉氏女故相國晏之兄孫生男二人八歲曰壬四歲曰申女子二人顧言曰葬死所

七月甲申葬萬年白鹿原既病謂其游韓愈曰子以吾
銘銘曰
生之艱成之又艱若有以為而止於斯
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雋才逸興
君諱羣字弘之世為滎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
城公者子孫因稱以自別曾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
尋彭州九隴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獨孤氏女生

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吏部考功所試判為上等授正字自鄠縣尉拜監察御史佐鄂岳使裴均之為江陵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之徵也遷虞部員外郎均鎮襄陽復以君為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州刺史遷祠部郎中會衢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宰相即以君應詔治衢五年復入為庫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即以其

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葬于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疎數也不為翕翕熱亦不為崖岸斬絶之行俸禄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詼調醉呼連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為後日毫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為辭謝與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歎者豈列

禦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邪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慎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議哭之皆哀又可尚也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肇女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蘭陵蕭儹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銘曰

再鳴以文進塗闢佐三府治藹厥蹟郎官郡守愈著白

洞然渾樸絶瑕謫甲子一終反玄宅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篇中特序世系及拜官爵卒年月日與葬處篇末次行事並虚景

公諱復字茂紹河東人曾大父元簡大理正大父曠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父虬以有氣畧敢諫諍為諫議大夫引正大疑有寵代宗朝屢辭官不肯拜卒贈工部尚書公舉賢良拜同官尉僕射南陽公開府徐州召公主書記三遷至侍御史入朝歷殿中侍御史累遷至刑部

郎中疾病改河南少尹與至官若干日卒實元和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夫人博陵崔氏少府監頲之女男三人璟質皆既冠其季始六歲曰克郎卜葬得公卒之四月壬寅遂以其日葬東都芒山之陰杜翟村公幼有文年十四上時雨詩代宗以為能將召入為翰林學士尚書公請免曰願使卒學丁後母喪上使臨弔又詔尚書公曰父忠而子果孝吾加賜以厲天下終喪必且以為翰林其在徐州府能勤而有勞在朝以恭儉守

其職居喪必有聞待諸弟友以善教館𡢃妹畜孤甥能別而有恩歷十一官而無宅于都無田于野無遺資以爲葬斯其可銘也已銘曰

裴爲顯姓入唐尤盛支分族離各爲大家惟公之系德隆位細曰子曰孫厥聲世繼晉陽之色愉愉翼翼無外無私幼壯若一何壽之不遐而禄之不多謂必有後其又信然耶

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有生色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為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即以為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蹙我事毋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

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師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辯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為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即與衆出君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餧狗鼠鴟鴉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絶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

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為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轝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于某州某所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閑即自視衣褥薄厚節時其飲食而匕筯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黄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

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饑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為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祇修羣女效其所為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某銘曰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喑以為生子獨割也為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為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于闇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呾也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

篇中並盧景總只是以李棲筠辟從事為案

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以道德文學伏一世其友四人其一范陽盧君東美少未出仕皆在江淮間天下大夫士謂之四夔其義以為道可與古之夔皐者侔故云爾或曰夔嘗為相世謂相夔四人者雖處而未仕天下許以為相故云大歷初御史大夫李棲筠由工部侍郎為浙西觀察使當是時中國新去亂仕多避處江淮間

嘗為顯官得名聲以老故自任者以千百數大夫莫之
取獨晨衣朝服從騎吏入下里舍請盧君君時始任戴
冠通詩書與其羣日講說周公孔子以相磨礱浸灌婆
娑嬉游未有捨所為爲人意既起從大夫天下未知君
者惟竒大夫之取人也不常必得人其知君者謂君之
從人也非其常守必得其從其後為太常博士監察御
史河南府司録考功員外郎年若干而終在官舉其職
夫人李姓隴西人君在配君子無違德君没訓子女得

母道甚後君二十年年六十六而終將合葬其子暢命其孫立曰乃祖德烈靡不聞然其詳而信者宜莫若吾先人之友先人之友無在者起居丈有季曰愈能為古文業其家是必能道吾父事業汝其往請銘焉立于是奉其父命奔走來告愈謂立曰子來宜也行不可一二舉且吾之生也後不與而祖接不得詳也其大者莫若衆所與覩所與衆寡茲可以審其德矣乃祖未出而處也天下大夫士以為與古之夔臯者侔且可以為相其

德不既大矣乎講說周公孔子樂其道不樂從事於俗得所從不擇外内奮而起其進退不既合於義乎銘如是可以示于今與後也與立拜手曰唯唯君祖子輿濮州濮陽令父同舒州望江令夫人之祖延宗鄆州司馬父進成鄜州洛交令男三人暢申易女三人皆嫁為士人妻墓在河南緱氏縣梁國之原其年月日元和二年二月十日云

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公與李翺厚相知而次其祖墓簡徑如此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隴西李翺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法參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于汴州開封縣某里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葬其世曰由梁武昭王六世至司空司空之後二世為刺史清淵侯由侯至于貝州凡五世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其夫人事其姒如事其姑其於家不敢有專焉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悦於民將去官民相率讙

譁手瓦石胥其出擊之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由別駕已下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敢爾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聞皆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加擢任貝州由是大理其葬曰翔既遷貝州君之喪于貝州殯于開封遂遷夫人之喪于楚州八月辛亥至于開封壙于丁巳墳于九月辛酉窆于丁卯人謂李氏世家也侯之後五世仕不遂蘊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而其兄之子衡始至

户部侍郎君之子四人官又甲翺其孫也有道而甚文固于是乎在

孔司勲墓誌銘

司勲贈官也而誌首稱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者以戡終始從史幕中也通篇只敘一事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史為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為君更令改章辭者

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為彼不當為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為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卧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為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會宰相李公鎮揚州首奏起君君猶卧不應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

人耶即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戡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于日南遂詔贈君尚書司勲員外郎葢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君於為義若

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禄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自金吾衛録事為大理評事佐昭義軍軍帥死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為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公苟留唯公之所欲為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其惡益聞君棄去遂敗祖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君始娶弘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屺女皆有婦道凡生

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戩尚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戢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為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按附誌前夫人所以不及祔葬舅姑兆次之故而不詳與司勲合葬處不可曉

李元賓墓銘

誌特謹書官爵及死葬月日而行誼則蘊藉銘中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
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
年二十九客死于京師既歛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弘禮
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嵩原友人韓
愈書石以誌之辭曰已虖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
夭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誰謂其壽死而不朽
誰謂之夭已虖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已虖

元賓竟何為哉竟何為哉

唐荆川曰此亦變體李觀本文士而又為韓公之友不知發之何以如此其略也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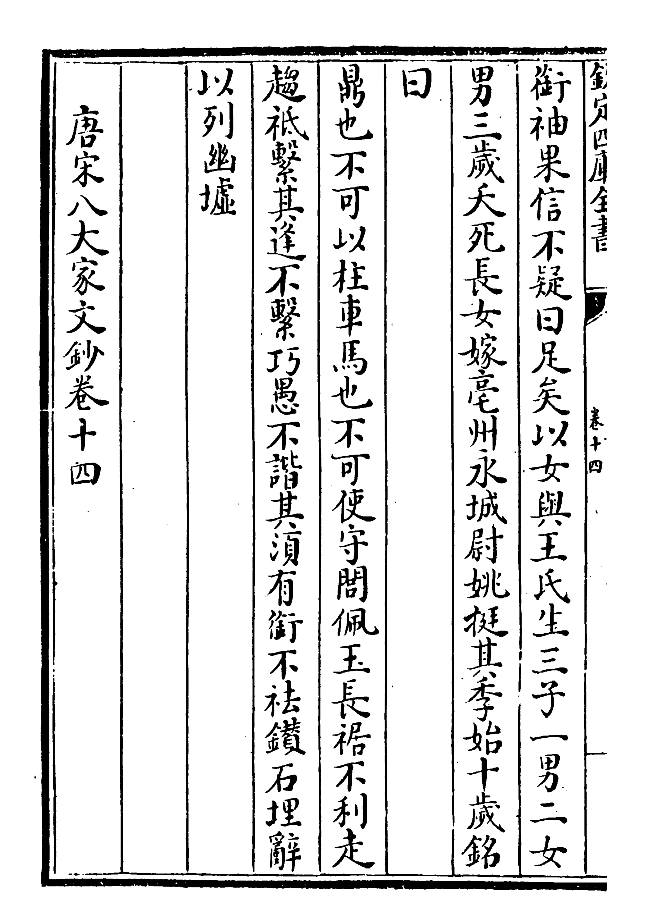
潛宕多奇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懐竒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

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絶
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即提
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
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事可撼乃蹐門告曰天
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
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
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
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為其衛胄曹參軍

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師鳳翔君隨往改試
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
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閿鄉南山不顧中
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
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即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
京師某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
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
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奇士

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謾謂媒嫗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為嫗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耶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嫗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眎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



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挺其季始十歲銘

曰

鼻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閽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祇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十四